

无偿献血密码

◎季永健

那天,我走进南通市中心血站,献出了两个单位的成分血,这是我第60次参加无偿献血,也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我的最后一次无偿献血。

60周岁、连续24年、60次无偿献血——我把这三个重要数字合编成我的无偿献血密码:602460。

在市中心血站,经过登记填表、体检、抽血化验等程序后,我静静地等待着检查的结果。当护士告诉我体检合格时,我依然像首次参加无偿献血那样,欣喜万分、激动不已。献血过程中,护士根据我的请求,为我拍下献血时的照片,留下珍贵的记忆。60周岁无偿献血60次,不仅仅只是数字上的偶然巧合,更是我给自己60岁生日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,为自己留下难忘且有意义的回忆。

我首次参加无偿献血是在2000年2月2日上午,那天,我献出了200毫升鲜血。

我认为,能够帮助他人、奉献爱心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有时,接到血站一个电话或者看到媒体上的倡议,我都会走进血站或者登上献血车。

2020年年初由于疫情影响,无形中参加无偿献血的市民大大减少。市中心血站通过媒体发出呼吁市民伸出援手、捐献热血的倡议。经过再三思考,一日中午,我做好了充足的防范措施,悄悄来到市中心血站,献上了两个单位的成分血。

60次无偿献血中,全血14次、4800毫升;成分血46次、87个单位,为111名病人点亮了生命之光。我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、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单位联合颁发的“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”铜奖2次、金奖5次和终身荣誉奖1次。这些都为我自己“602460”无偿献血密码增加了新的内涵和意义。

无偿献血的过程是幸福和快乐的。能够献血,首先说明我的身体状况不错;其次,作为一名市民、一名共产党员,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承担起社会责任;第三,从医学角度来说,献血能够帮助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,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。

有人问我,为什么要多次献血?身体能承受得住吗?献血是否会带来副作用……我总是笑呵呵地回答:“每当我献出一袋袋鲜红的血液,每当了解到自己的血液挽救了危重的病人,一种快乐就会油然而生——帮助他人、奉献社会,我很快乐!”我还会请大家看看,我是不是一直很健康!

作为一名志愿者,我经常热情宣传无偿献血的作用和意义,鼓励更多的市民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。每每想起自己多年无偿献血的点点滴滴,我感到自豪、感到骄傲,更为自己点赞。

能够帮助他人,是我最大的快乐!

任性

◎缪建红

上周六回到乡下老家,得知帮着照顾母亲日常生活起居的邻家大姐要临时请假,只能先由我侍奉母亲“顶班”一天,这也让我直接体会了一回老母亲的“任性”。

母亲91岁的生日刚过,尽管目前已视力欠佳、耳背明显,记忆认知和语言表达也显现迟滞,但还勉强能自主蹒跚缓步、囫囵吃饭,我们晚辈已是万分庆幸。

母亲本是一名乡间裁缝手艺人,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算得上是能吃“百家饭”的能工巧匠,我们所在高明大队相邻的几个生产队的社员,不少都会请她帮忙做衣服。由于母亲的裁缝手艺不错,甚至白池、小溪、翻身等附近生产大队也有人来请她。母亲先后带徒十多个,而现在帮着照顾其日常生活起居的大姐,就是母亲当时的“关门”弟子。

老母亲“任性”已有一段时间了:吃饭时,总等旁人帮着盛饭,而菜也全靠别人帮着拣。睡觉

时,总不太愿意脱掉外衣,甚至有时会直接就床躺着和衣而眠,起床穿鞋有时也会左右不分。而睡前帮她洗脚,也变得越来越难。至于大姐提及陪着到院子外走路锻炼,母亲更多地会直接拒绝……仔细想来,除了天气寒冷的原因外,母亲的“任性”既有现今肌体衰老与年轻时活力干练的落差,也有一直倔强好胜但眼下自身条件所限、只能依赖别人照顾的无奈,好在当年的徒弟对母亲而今的“任性”还是理解、包容甚至容忍的。

春分杨柳正当时,和美春光芳菲盛。午饭后,我轻轻扯了扯母亲的衣袖,指了指院门外进行提醒示意:出去透透气儿、散散步、锻炼锻炼?母亲左手背在背后,右手单手拄着手拐,竟顺从地随我慢慢挪步院外……她原本近一米七的挺拔身材,现如今腰弯背驼,蜷缩得矮了许多。

走了一会儿,看到母亲有些支撑不住,我赶紧放下随身携带的轻

便塑料方凳,好让她坐下来休息。

田野里劳作的族人邻居放下手中活计趋前招呼,母亲也能依稀勉强认出他们,但若要进行更多交流显然已是困难,不过,母亲脸上愉快兴奋的表情是显而易见的。晚餐桌上的母亲胃口比平常好了不少,也明显比以往更兴奋,不经意间还会自言自语说起下午遇到的人和事。

晚餐后稍坐,就该照顾母亲洗漱就寝了。

母亲小心地来到洗脸池边,洗脸刷牙还算基本自助,可是深蹲下来洗脚可成了问题。我让母亲坐在床沿,顺势按了按母亲腿膝部,让她把脚垂下伸到盆中多泡一会儿。哪知,母亲脚碰到热水的瞬间忽然喊:“不要你管我!”同时,右手朝我挥拳过来,又猛然停在半空中……我只能好言劝慰,慢慢地,母亲终于适应了水温,美美地泡了脚。我又服侍她睡下。

时光流逝,老母亲变得如此“任性”;回望童年,仿佛看到母亲在哄着那个任性的我。



超越血缘的爱

◎余慧

老家小镇有拜干娘的习俗,其实是父母为孩子找一个“保护神”,护佑孩子一生平安。我的干娘大名王巧英,人称王巧儿。

干娘身材高大,一双大脚走起路来风风火火,一头短发干净利落。她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,圆圆的框架、厚厚的玻璃镜片后面,一双大而微凸的眼睛里透着威严。干娘走路快,语速快,嗓门大,办事利落。老街人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事儿,往往会说“去找王巧儿商量商量”。干娘大字不识一个,但是老街人都说她心有明镜。

干娘大我母亲十来岁,两人一起在镇农贸市场工作,母亲是会计,干娘是收费员。在人员复杂的市场上,没有人敢跟她使心眼儿。干娘处事公道,大伙儿都服她。

干娘还烧得一手好菜,一个人能办酒席。我母亲说她自己要有干娘的十分之一,就满足了。干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母亲,包括为人处世、操持家务。

这么能干的一个,却看上了我这个黄毛丫头,非要我给她当干女儿。我母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我那时候只有五六岁,看着干娘心里怯怯的。她问:“做我的干女儿可好?”我的头低得快要到地上了,不敢拒绝,也不敢开口。“就这么说好了,做我的干女儿。不许反悔啊。”干娘自说自话地拍板了。母亲办了一桌酒席,请干娘吃了一顿饭,这就算拜了干娘了。这世界上多了一个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却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亲人。

我家在南街、干娘家在西街,但我上学的路上,总会“遇到”干娘,有时给我一个油饼、有时拉我去水果店买个苹果、有时塞给我几毛钱。我还是很怕干娘,就绕着走,可总是被她发现。干娘老家是如皋城里的,每次从城里回来,她总带给我各种点心,都是小镇上很少能吃到的。

干娘脾气暴,说一不二。我和母亲闹别扭,近半个月没有和母亲说话。干娘知道后,火速赶到:“反了反了!这还了得!今天,你必须当着我的面,叫一声你妈。”我只得

老老实实认错。

干娘全家都是定量户口,都在国营单位工作,在小镇上是很让人羡慕的。小时候,我一直以为干娘家是个有钱人家。其实,干娘家人口多,登门求助的亲戚也多。但只要能帮的,干娘从不回绝。

干爸在镇国营饭店工作,是个文案师傅。他人很老实,不多言。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,都是干娘一手操持。干娘的娘家是个庞大的家族,婚后到了小镇,又融入了另一个大家族。她在两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关系间行走,游刃有余,亲朋都很敬重她。

我长大后离开小镇出去上大学、工作,见干娘的次数屈指可数了。那一年,干娘病了,躺在床上,那样精明强干的一个人,瘦得像一张单薄的纸。她喊我的小名,像我小时候那样。干娘去世时,年仅60多岁。

我在城里安家后,开始独自面对生活,遇到过大大小小的坎儿。这世上总有人不喜欢你,也会有人无条件地爱你。除了亲生父母的爱外,还有一份超越血缘关系的爱,滋润我的一生。